

# 澳門學與“一國兩制”的實踐

吳志良

---

[提 要] 在探討“一國兩制”實踐整個過程中,學術界一直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發現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方面,更體現在鞏固文化基礎、營造社會環境、形成主流價值方面,即積極扮演着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遺憾的是,學術界很少關注和評價自身的研究及其研究產出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學術自覺或學者的有意識、潛意識,直接關係到未來的研究方向和價值導向。回顧澳門研究過去 30 多年的進程,我們發現,“澳門學”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在建立對“一國兩制”構思的正確認識、宣傳“一國兩制”政策方針、確立澳門歷史宏觀敘述、掌握話語權以及凝聚社會共識、形成社會主流意識、構建特區政治共同體價值體系及其認同方面,作用非常顯著。

[關鍵詞] 一國兩制 學術研究 澳門學 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25-06

---

“澳門學”是澳門學術界 1980 年代中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其目的是引起人們對澳門和澳門研究的重視,系統研究澳門問題,加深對澳門歷史和現實特殊性的認識,科學地把握澳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規律,全面挖掘、探索澳門的價值和意義,以便澳門順利地回歸祖國,並為澳門特區成立創造條件。

經過 30 多年的努力,特別是近 10 多年澳門公、私學術研究機構的協力合作,澳門學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並且在海內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同,逐漸成為一門顯學,澳門學的學科建設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假以時日,澳門學完全有可能發展成為一門地方性學問,成為澳門學術的一面旗幟。<sup>①</sup>

有人會問,澳門學作為一門學科,與“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有甚麼關係呢?我認為,無論從倡導澳門學的初衷、還是澳門學建設的過程和結果看,澳門學與“一國兩制”的實踐都有必然的聯繫和莫大的關係。本文試圖從彌補知識缺陷、掌握歷史話語權、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及其認同三個維度,來闡述其間的聯繫,並重申澳門學作為本土知識體系<sup>②</sup>來構建的意義。

## 一

在某種意義上,澳門學是1980年代澳門學術界的一種理想與想像。在當時的環境上,大家無論對國家還是對澳門的認知都十分有限。澳門回歸祖國、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列入國家政治議程後,因為當時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比內地高一些,社會各界的中心關注點落在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何與澳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存兼容、共生共榮的問題。因此,研究者大多從澳門視角出發,十分強調澳門歷史和現實的獨特性,強調澳門如何在中國與世界交往交流中的特殊作用,希望澳門回歸後,可以維持其特殊性及獨特地位,繼續為國家改革開放發揮作用。

這種學術的渴求,表現在學者們不懈努力收集、整理、研究澳門歷史檔案文獻和經濟社會資料,試圖從中找到充分的理據,說明澳門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獨特性,闡述澳門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換言之,希望全面挖掘澳門的價值和優勢,爭取在國家發展戰略中佔有一個更加有利的位置。這種學術討論,成為了社會議題,引起了公眾的關注,誘導了集體的反思,不經意中,增加了澳門居民的歸屬感,塑造了澳門人的身份認同。作為移民城市,這種群體現象以往並不常見,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一直以來“寄居”、“旅居”的移民心態,歷史性地使澳門居民意識到要當家作主了。殊不知,要證明自己與眾不同,就必須有參照物,必須對內地實行的制度和社會現實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也必須對中華歷史文化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認知。也是不經意中,澳門學術界<sup>③</sup>的討論引發了普羅大眾對中華歷史文化的學習和傳播、對國家事務的關心和對民族前途的關懷,從而在客觀上進一步增強了澳門居民對澳門與祖國休戚與共、命運一體的認知及其家國情懷。現在回頭看,我們發現,這是澳門繼上世紀幾次反帝反殖民運動後,規模最大、範圍最廣、時間最長的一次全民愛國主義教育,影響十分深遠。

澳門居民向來具有非常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sup>④</sup>,無時無刻不懷着游子思歸的情愫,但與祖國內地分隔時間太久,對國家當時的狀況及其發展又感到陌生,甚至對某些社會現象不理解、不接受,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對前景產生迷茫、不安和焦慮。學術討論的社會化,不僅僅是增加了對國家發展認識的客觀性,在一定程度消滅了緊張和焦慮的社會情緒,這種認識的理性化,還是彌補知識缺陷的過程,對增強市民大眾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信心有很大和直接的幫助,也大大激發了他們對參與過渡期事務、特別是《基本法》起草過程討論的熱情,從而堅定了他們對“澳人治澳”、當家作主的信念。所以,學術界這段時期的知識積累和知識增量,不僅為構建本土知識體系奠定了基礎,為“一國兩制”的實踐作出了理論準備,也一定程度上為社會彌補了對祖國和澳門本土的知識缺陷,是一次全民的國情、區情“補課”和國民教育,從而鞏固了文化基礎,形成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令“一國兩制”的構想更加深入人心,令“一國兩制”的實施更加順暢無阻。

## 二

必須指出,彌補知識缺陷是有局限性的,也是不足夠的。其最大的局限,是通常僅僅停留在知識的積累上,而沒有有意識地對知識、特別是地方性知識進行批判和證偽,新增量的知識因而也可能出現偏差。澳門雖然不是典型的殖民地,也沒有經歷過實質性的殖民統治,但形式上,殖民管治存在了一百多年。雖然澳門沒有明顯張揚的文化霸權,但殖民力量的支配和控制意圖客觀上是存在的,美化殖民主義的意識和行為從來就沒有消停過,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情緒和民眾的思想。從被殖民社會走向特別行政區,不僅是政治行為的結果和政治制度的變遷,也必定是文化

和社會的重構。如果說,彌補知識缺陷使得我們更加全面真實地認識了澳門及其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關係,更加正確地認識了澳門與世界的關係,那麼,客觀正確地書寫澳門歷史,建立宏觀歷史敘述,是掌握話語權、確立特別行政區新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認同正當性的必要之舉。1993年《基本法》頒佈後,澳門進入後過渡期,學術界開始出現這種意識或潛意識。

1994年《澳門總覽》<sup>⑤</sup>和1999年《澳門百科全書》<sup>⑥</sup>的出版,可以視作彌補知識缺陷的階段性成果和掌握歷史話語權的開端。這兩部意圖建立本土知識框架的著作,由澳門近百位學者和社會人士參與撰寫,內地專家給予學術指導並納入國家系列叢書出版,既體現了本土作者的集體智慧和力量,反映出嘗試建立本土知識體系的決心,又顯示了國家的支持以及與祖國的關係,更為重要的是,展示出地方學術回歸國家學術主流的意願,是民心回歸的重要象徵。作為推動、組織、參與者之一,我不敢肯定當時有這種清醒的政治意識和學術自覺,但客觀上的確導致了這樣的結果。

澳門向來是一個比較和諧的社會,歷史話語權的爭奪也在悄悄展開而沒有白熱化,或者局限在學術層面而沒有明顯社會化。澳門歷史研究一直是圍繞中、葡兩國對澳門主權爭議而展開的,在諸多問題上,中、葡學術界各說各話,爭議不止。這種爭議,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到政治層面,包括對《基本法》序言中“澳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被葡萄牙逐步佔領”這句話裡“逐步佔領”的爭論。中、葡檔案文獻的挖掘、整理、出版,是更加客觀認識澳門歷史的必要條件。澳門學術界從1990年代開始,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無論是中、葡還是其他語種的檔案文獻的大量出版,都為減少歷史分歧、還原歷史原貌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默默耕耘中,隨着2008年《澳門史新編》<sup>⑦</sup>(四卷本)和2009年《澳門編年史》<sup>⑧</sup>(六卷本)的出版,我們驀然發現,澳門本地的研究力量已經成長起來並逐漸發揮主導作用,本土視角的歷史研究及其立場、觀點也成為主體,澳門歷史話語權就這樣悄然回歸了<sup>⑨</sup>。

話語權的爭奪也出現在法律的翻譯、整理和研究中。法律留存被葡萄牙視為延續其社會文化影響力的重要工具和手段。1990年代中文版《澳門法律彙編》<sup>⑩</sup>和《澳門法律叢書》<sup>⑪</sup>的編輯出版,都受過澳門以葡人主導的法律界人士的冷嘲熱諷,不是說葡萄牙沒有匯編法律的傳統,就是說《澳門法律叢書》的作者沒有受過完整的葡萄牙法律培訓,缺乏條件甚至說資格不足以編撰這樣的著作。幸好,當時得到一位葡萄牙法律專家的公開支持,才避免了更多的非議<sup>⑫</sup>。但是,這非但沒有阻止澳門學術界的努力,還更激發了他們的志氣和熱情。澳門五大法典的學術重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sup>⑬</sup>的出版,十分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時至今日,在澳門研究諸領域中,法律是研究得最系統、最全面、最深入的一個學科,為特區中文法律文化的形成、法學理論的構建和法律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而牢靠的基礎。

掌握歷史話語權,事實上就是掌握何謂正確、正常和真實的解釋權,有助於對所積累的知識進行批判或證偽,有助於形成社會的主流意識,有助於社會共識的達成,可以大大避免社會對價值及價值導向的爭議。“一國兩制”在政治理論和政治發展中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和構思,在實踐中不可避免會遇到各種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適應、解決和發展、完善,這就需要營造一個良好的文化基礎和社會環境,需要培育一塊適合其生長的土壤。如果社會主流價值和基本共識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和問題,如果偏激和極端的思想沒有及時受到理性批判和及時糾正,“一國兩制”的實踐便不可能平穩、順暢,經濟發展、社會轉型也會付出更大的代價,甚至出現嚴重的社會危機。

### 三

社會科學研究社會,源於社會實踐,社會科學的成果反過來又指導社會實踐。澳門學經過了多

年的發展,為認識社會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績。我們今天對澳門歷史和社會、對澳門的制度以及澳門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對中華歷史文化和祖國發展進步有了更加深入的認知,對澳門與祖國、澳門與世界的關係以及澳門在中國和世界發展中的定位和意義有了更加客觀的了解,澳門學術界有一份功勞。

縱觀過去半個世紀世界反帝反殖民獨立運動,大多數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和地區的後殖民政治發展和制度變遷並不順暢,政權順利過渡交接成功的個案極少。個中的原因,多種多樣。但其中一點,就是未能成功塑造出後殖民的主流價值體系,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對新政治共同體的建立和發展框架及願景缺乏基本的共識。然而,共識的形成需要知識的支撐,需要對本國本地區歷史、文化和社會有科學、客觀、理性的認識,而無論是知識的積累和增量還是知識的大眾化普及及其認知、認同的廣泛獲得,都需要知識分子的默默耕耘和吶喊作為。遺憾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要不沒有形成本土知識體系,要不本土知識體系是由殖民者構建留存下來的,在這種背景下,除非政治行政精英完全由殖民國培養出來並普遍接受其遺留下來的知識體系,並且想方設法令這一知識體系為廣大民眾所接受、所認同,否則,很難形成主流價值,更無法達至政治共識,新的價值體系和社會秩序便無從創立,動蕩不安甚至社會撕裂也就不可避免了。

歷史告訴我們,無論政權過渡交接如何平穩順利,新生政治共同體完全接受和繼承殖民者遺留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是不可能的,沒有成功的例子。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是一個新的主體,必須建立在新的歸屬感即國家認同的基礎上,必須進行不同程度的文化和社會重構。澳門學的貢獻就在於積累和生產了知識,彌補了自身和社會的知識缺陷,並使得新的知識體系逐漸成形並為普羅大眾所接納和認同,在此過程中,把握了話語權並創造了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及其認同的基礎條件。此一條件,便是價值導向正確的歷史宏觀敘述、客觀科學的澳門區情區勢把握、澳門社會形態的深入分析以及澳門現象、澳門模式普遍意義的提煉。只有對澳門自身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澳門與國家以及澳門與世界的關係進行具說服力的解釋且有清晰的認知,並以此建立澳門人的共同思想基礎,才能構建一個新的知識體系、價值體系並獲得普遍的認同,才能對新的政治共同體產生歸屬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才具備基礎條件去探索、生成和踐行自身的發展道路<sup>⑩</sup>。從這個意義上,澳門學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不僅具有學術價值,也具有現實意義。

#### 四

當今世界,全球化與本土知識並行不悖。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本土知識,既不是萬靈之藥,也不是洪水猛獸。關鍵是,全球化是什麼樣的全球化,本土知識又是什麼樣的本土知識,其內容、實質、價值導向、實行方式和路徑、目標是什麼。澳門作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本身就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晶。然而,無論在早期全球化還是當代全球化的大潮下,澳門並沒有喪失自我,也沒有迷失方向,始終保持清醒理智: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往哪裡去。這種自覺,經由學術界的研究和引導,很快便轉化為思維理性。因此,從本質上,澳門的本土知識是一個國家框架內的地方知識,具有深厚的家國情懷和民族觀念,同時又具有相當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有利於“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

澳門學術來源且服務於澳門的文化基礎和社會環境,並成長在一個風雲變幻、激動人心的年代。如果將 1980 年代作為當代學術意義上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開端,已經過去了 30 多年。回顧這段歷史,澳門當代學術的進步令人刮目相看:一是我們趕上了國家發展和澳門歷史大變化、

大轉折的年代，學術界抓住了此一歷史機遇，全程參與，全情投入，在這個大舞台上全力施展才能；二是澳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急劇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提出了諸多急需研究的課題，任由學者們選擇發揮；三是學術界找對了研究方向，樹立了正確的價值導向，創造並維護了學術自由討論的寬鬆環境，讓學者潛心研究。如此種種因素，造就了今天澳門研究碩果累累、蓬勃發展的局面，為澳門學的學科建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也為澳門特區新時代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回顧澳門學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是拾遺補缺、構建本土知識體系的過程，一直在探索殖民社會的解構和特別行政區的建構之路，探求澳門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就是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澳門學不僅增加了自身和社會對澳門、對國家的了解和認知，從而消除了因為缺乏知識而導致的對回歸後發展前景的顧慮和緊張，調和了國家整合與高度自治之間的關係，還在構建澳門學的探索進程中，促成了本地研究力量的壯大和學術自主，掌握了歷史話語權並為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創造了必要條件，鞏固了愛國愛澳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基礎，令澳門在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進程更為順暢。這是建立澳門學的意外收獲，卻也是澳門學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國兩制”過去 20 多年的實踐過程中，積累和生產了不少經驗和知識。這些經驗和知識，需要學術界去總結和學理化，從而建立一個理論體系，為“一國兩制”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撐；學術界也應該更加關注自身的研究及其研究產出帶來的社會影響，繼續挖掘、弘揚澳門歷史文化的價值和意義，更加積極主動地構建和鞏固一個有利於“一國兩制”發展的文化基礎，營造和促進一個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的社會環境，使得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助力國家改革開放和國際人文交流，令澳門的“一國兩制”實踐取得更大的成功。澳門學術界及時地意識到這一點，澳門學也從早期對歷史文化的偏向，近年逐漸加強對現實和未來發展問題的關注，回歸其現實關懷和實用主義導向。我們相信，澳門學隨着學科建設的推進，必將完善其理論框架、研究方法，必將豐富其研究內涵，為“一國兩制”更加成功的實踐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

①有關澳門學的討論，參見吳志良：《澳門學：歷程、使命與發展路向》，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2 期。

②吳志良：《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見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第 7~9 頁。

③嚴格意義上，這裡的“學術界”應該指“知識界”，因為不僅僅指狹義上的學者，還包括文學家、藝術家和新聞、教育工作者等。事實上，文藝界、傳媒和學校對澳門人的身份塑造及其家國情懷的增強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

④參閱吳志良：《總結澳門歷史經驗 弘揚中華文化傳統》，載吳志良、郝雨凡主編：《澳門藍皮書：澳門經

濟社會發展報告（2017~201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第 220~228 頁。

⑤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年；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 年；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第二版），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 年。

⑥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年；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 年。

⑦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共四卷），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 年。

⑧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共六

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⑨吳志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年第2期;陳杰:《近30年來“澳門回歸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北京:《港澳研究》,2019年第3期。

⑩《澳門法律彙編》編委會:《澳門法律彙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⑪《澳門法律叢書》編委會:《澳門法律叢書》(共16種),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2005年。

⑫葉士朋(António Manuel Hespanha)教授應邀為《澳門法律叢書》作序,我們還特意將其葡語原文一起刊印出版。他是葡萄牙法制史權威之一,擔任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全國委員會總幹事的職務,肯公開為我們站台,令人感動。藉此,謹表感念和緬懷之情。他在序中開門見山:“在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中,維持本地區的法律制度不是用於紀念某一葡式歷史財富,而是用於承認規範澳門社會特殊‘生活方式’的法律。這就要求這一法律根植於社會生活習慣之上,融入日常生活並使社會相應地承認它。反之,如果作為純理論性的論述或僅僅作為司法—官僚體制的特有工具,這個法律便不會持續下去。而且似乎也不應維持下去。”“要尋求知識上與文化上的敏銳性及謙虛性,來恰當地理解及重視‘對方’,因為葡式法律與中式法律之間的差異,不僅

僅是技術規範上的問題,而且還是由於特點鮮明的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但正是這種差異,才使人類受益匪淺”。其實,這套叢書出版的目的,本人在《澳門法律叢書》編輯說明中清楚交代:“由於歷史原因和文化差異,長期以來,主要源於葡萄牙法制模式的澳門法律並不為佔本地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社會所了解,儘管近年法律本地化和翻譯工作已有進展,但離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政治行政交接的形勢需要仍有差距,因此,認識、研究和宣傳澳門法律,為系統整理、評價和調整現行法律即法律本地化提供必要的條件,便成為後過渡期刻不容緩的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

⑬《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編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共39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首部出版以來至今已出版23種。

⑭吳志良:《“澳門學”與澳門發展道路》,澳門:《南國學術》,2019年第1期;于茗卉、郝雨凡:《互動相生: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範式——回歸20年澳門學的發展與未來之路》,北京:《港澳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簡介:**吳志良,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主席,博士。

[責任編輯 劉澤生]